**大卫·马修森博士，新约神学，
第一节，介绍**

© 2024 Dave Mathewson 和 Ted Hildebrandt

这是戴夫·马修森博士的新约神学课程。这是第一节，介绍。

接下来的几节课我们将讨论新约神学，或者更具体地说，新约圣经神学。

在开始研究新约神学之前，我们需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新约神学或什么是圣经神学？我将结合使用这些术语，因为正如你所看到的，我们是从圣经神学的角度来研究新约神学。这也意味着我们将考虑旧约和新约，因为新约神学取决于它如何发展旧约本身所发展和引入的主题。所以，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圣经神学？再次，我们将新约神学视为圣经神学的一部分或从圣经神学的角度来研究。

但神学是什么？现在，首先，这个问题似乎毫无必要，好像存在一种非圣经神学或非圣经神学。但实际上，圣经神学一词具有许多内涵，这些内涵对于理解圣经神学或新约神学的意义很重要。那么，什么是圣经神学？嗯，大多数神学家都声称自己是圣经神学的。

例如，如果你仔细阅读卡尔·巴特的《教会教义学》，你会发现书中充斥着对《新约》和《旧约》文本的引用。或者，如果你阅读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你也会发现书中引用了许多《旧约》和《新约》文本。或者，拿起任何一本现代系统神学，你都会注意到书中有许多对《旧约》和《新约》文本的支持性引用。

这些是圣经神学，因为它们引用了圣经文本吗？这些是圣经神学，因为它们是充斥着旧约和新约文本的神学吗？因此，从一个角度来看，人们可以说任何基于圣经的神学或任何以圣经为主要主题或得到圣经参考支持的神学都可以是圣经神学。但从历史上看，圣经神学的含义已经与此截然不同。而我的目标不是追溯圣经神学的历史。

你可以在其他地方找到答案。相反，我只想问一个问题，当我们开始考虑做新约神学时，我们所说的圣经神学是什么意思？具体来说，圣经神学和我们提到的其他一些事物有什么区别，比如现代系统神学或你在《基督教要义》或卡尔神学中发现的神学？它与其他学科，如系统神学有什么不同？首先，通常所说的系统神学是什么？这就是你通常在大多数圣经教义课或系统神学课或神学 101 或我们大学和神学院的任何课程中发现的。系统神学通常是一门完全基于圣经的学科，但它是按逻辑、主题和层次排列的。

也就是说，它是一门非时间性的学科，或者说是非时间性的学科，或者有人称之为共时性学科。也就是说，它问的问题非常广泛。它是根据教会历史上被认为重要的类别来安排的。

这又是一门非历史学科。也就是说，它提出这样的问题：上帝是什么样的？教会是什么？耶稣是谁？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意义是什么？基督复活的意义是什么？圣经对罪孽有何教导？因此，它是根据教会认为重要和有意义的主题来安排的。但它提出的问题试图综合整本圣经对这些给定主题的教导，这些主题又是按逻辑和层次排列的，并且具有历史性。

也就是说，它不关注；当我说非历史时，我的意思是它不一定会问不同作者的意图，也不一定会问一个主题或概念在整本圣经中是如何发展的问题。但同样，它问的是更广泛的问题。谁是上帝？上帝是什么样的？谁是耶稣基督？什么是罪？等等等等。

教会是什么？它的功能是什么？它收集有关该主题的所有圣经教义，并按逻辑顺序排列，以尝试回答这些问题。现在，关于这一点还有很多可以说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可能是一个相当简单的答案，但这就是我们所知的圣经教义或传统系统神学所做的。

所以，你拿起一本系统神学书，你会发现它有时会以不同的方式排列，但其中会有一个关于圣经的部分，关于圣经是什么，关于上帝，关于三位一体，关于耶稣基督，他的神性，他的工作，关于圣灵，关于教会等等，关于救赎等等。它只是处理不同的主题，那些不同的主题，以及圣经作为一个整体对这些主题的教导，并相应地进行安排。此外，系统神学也倾向于更倾向于世界观的形成。

现在，与此相反，我并不是说它与圣经神学相冲突，而是圣经神学学科实际上很难确定。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塔尔伯特神学院的两位作者克林克和洛克特最近出版了一本书，他们认为圣经神学有五种不同的方法，从主要关注文本历史意义的方法到更注重文学方法的方法，以及更注重神学的方法，几乎更接近系统神学。他们认为，圣经神学至少有五种不同的方法。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圣经神学很难界定，但我认为有几点可以说明圣经神学与其他学科，尤其是系统神学的区别。例如，圣经神学和系统神学一样，都是以整本圣经为基础的。它以整本圣经为基础，最终是旧约和新约。

然而，圣经神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遵循圣经的救赎历史故事情节。它对旧约和新约的文学体裁很敏感。它对作者在旧约和新约中的独特强调很敏感。

它使用来自圣经本身的类别。它更具时间性和历时性。也就是说，它再次关注圣经神学主题如何在旧约和新约中发展，它们如何在旧约中出现，以及它们如何在新约本身中找到高潮和实现。

现在，当我们思考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时，圣经神学有时被视为系统神学的桥梁或必要步骤。也就是说，圣经神学可以防止系统神学仅仅成为不同教义或不同神学主题的论证。同样，一些人因此将圣经神学称为桥梁学科。

同样，圣经神学必须以可靠的注释为基础，对个别文本进行注释，在历史背景下对文本进行注释，并注意作者的意图，并且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对旧约和新约中发现的不同文学类型保持敏感。这就是圣经神学与系统神学的对比。系统神学更多地询问一些奇怪的、暂时的、更广泛的问题，即圣经对任何给定主题或主题的教导，而圣经神学似乎更多地关注圣经的故事情节、圣经的情节、文本本身出现的各种主题如何在旧约和新约中发展，并关注不同作者在历史背景下的重点，关注不同的文学类型等。

我们将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希望当我们讨论新约神学或圣经神学中的一些问题时，这个问题会变得更加清晰。所以，我想谈谈这个问题。

当我们考虑进行圣经神学或新约神学时，有哪些重要问题？重要问题之一是，研究圣经神学或新约神学的人和学生要问这样一个问题：是否有一个中心或主导主题，可以解释旧约和新约中发现的所有主题多样性？换句话说，是否有一个中心？是否有一个中心可以围绕它组织一切？是否有一个主导主题，似乎可以解释其他一切？这有点像如果你看自行车轮胎，轮毂就是主要主题，所有连接到它的辐条都是所有其他主题，它们在这个轮毂或主要主题中找到中心和焦点。历史上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时代提出了不同的中心或不同的主题，他们认为这些中心或主题是新约神学应该围绕的主导主题。例如，我们可以想想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时期，当时因信称义似乎是新约的主导主题，其他一切都围绕着它展开。

著名的德国神学家和新约学者鲁道夫·布尔特曼说，主导主题是存在主义信息。一旦你将整个新约圣经去神话化，并剥离其中所有的神话元素，主要信息就是存在主义信息。其他人，例如 1970 年代在新约神学中非常有影响力的乔治·埃尔登·拉德 (George Eldon Ladd) 就说，救赎历史或救赎历史，即上帝对救赎历史的计划，才是主导主题。

其他人则认为，上帝的王国是新约中将所有其他内容统一起来的主要主题。契约，甚至可以追溯到旧约，沃尔特·艾希洛特在《旧约神学》一书中认为契约是主导主题。最近，实际上是最近，但在一系列文章和作品中，格雷格·比尔 (Greg Beale) 认为，新创造是将所有其他内容统一起来的主要主题。

有些人认为救赎是主要主题。新约学者拉尔夫·马丁和其他一些人则认为和解是主要主题。美国南方浸信会神学院的托马斯·施莱纳认为，上帝通过耶稣基督来彰显自己是新约神学的最终目标或目的。

然而，他也认为上帝的国度可能是《新约》的主题。早在 80 年代初期，一位名叫 Gerhard Hasel 的作家就主张他所谓的多元化方法。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主导主题可以超越其他主题。

有人认为上帝是主要主题，但谁会反驳这一点呢？因此，对于是否存在中心，人们几乎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也就是说，是否存在一个主要主题，如果有，它是什么？新约学者对这个主题是什么意见不一。一种可能的提议，但也许各种提议都表明，试图找到一个主要主题是不合理的，甚至是不必要的。

也许我们应该让许多主题相互关联，而不是试图让其中任何一个成为主要主题。一个可能的建议可能不是主导主题，但似乎可以解释我们确实发现的许多主题，尤其是在新约和旧约中，那就是上帝正在聚集人民。上帝正在创造一个将成为他的子民的民族，他将成为他们的上帝并生活在他们中间。

简而言之，上帝正在聚集一群人，他将与他们生活和居住。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新约中有一个中心。新约中是否有统一的神学，或者我们是否会发现新约中存在各种甚至相互冲突的神学，就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当你阅读新约时，你会发现它包含如此多样化的材料和如此不同的主题，以至于有些人认为它们再次存在分歧甚至相互矛盾的神学。然而，其他人则认为，虽然存在多样性，但有一条统一的线索或某种总体叙述将它们统一在一起并贯穿整个内容。

那些会的人，我们之前关于中心的观点，有中心吗？那些主张中心的人会争辩说，没有相互矛盾的神学或不同的神学，但中心将它们统一起来并将它们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我将假设，我们在本课程的其余部分要做的部分工作就是争论和证明这一点，但在这一点上，我只能建议，我将假设存在多样性，但这种多样性是互补的而不是矛盾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将圣经视为上帝在历史中对自己的启示，在历史行为中，在耶稣基督身上达到高潮，如果一个人将圣经视为上帝对自己的启示，这似乎要求我们在多样性中仍然拥有统一的神学或对上帝对自己启示的统一观点。

如果最终有一位作者支持整个旧约和新约，那么我们必须以某种方式解释这种统一性。再次强调，这里不是争论这个问题的地方，但希望本课程的其余部分能够证明圣经本身，即新约，如何展示和证明一种统一性，这种统一性归功于上帝在整个旧约中对自己的启示，并在新约中以耶稣基督的形象达到高潮。另一个问题是新约神学的定位。

我们要去哪里寻找研究新约神学的材料呢？再一次，我不再多言，我要说的是，教会承认新约和旧约圣经的 66 本正典是其经文和上帝的话语，是上帝对他的子民的权威启示，这构成了研究新约神学的正典界限的基础。因此，一方面，我们乐于从一些犹太文献和其他新约文献中引用其他文本和文献，以帮助形成背景信息，帮助更清楚地理解旧约和新约文献。最终，我们的圣经神学源于并基于教会承认其经文和上帝的话语的旧约和新约圣经。

此外，德国人还热衷于谈论整个圣经神学，或者有些人称之为泛圣经神学。也就是说，我们的神学最终必须解释整个圣经正典。因此，尽管本课程的重点主要是新约神学，但如果不结合旧约，不进行整个或整体的圣经神学研究，不理解旧约如何为新约做准备，以及旧约中出现的主要主题如何在新约中找到高潮和实现，我们就无法思考新约神学。

同样，我将讨论新约如何使旧约得以完善和实现。因此，研究新约神学的根基最终是，或者说任何圣经神学，最终是整个旧约和新约正典，我认为，任何神学都必须是完整的圣经神学，因为它考虑到了整个圣经正典，包括旧约和新约。因此，随着我们继续学习本课程，您会注意到，我们至少会花一些时间来研究旧约，发展旧约的主题和主题，以准备了解它们是如何发展的，以及它们如何在新约中，在上帝通过耶稣基督的启示中找到实现和高潮。

那么，第一个问题是，新约神学是否有一个中心？我认为，对于是否存在一个主导主题，人们几乎没有达成共识。其次，新约神学是否统一，还是我们在新约中发现了不同且相互矛盾的神学？同样，我认为我们在新约中发现的是多样性，但这种多样性具有统一性，在上帝通过历史行为启示自己的光照下是互补的，这些历史行为在新约中得到了实现。然后，进行神学研究的场所是教会承认的 66 本圣经正典，包括我们所说的旧约和新约。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历史问题。由于圣经声称在历史中记录了上帝为他的子民所做的伟大而救赎的举动，新约神学不能脱离历史。因此，我们不仅对发展叙事神学、故事神学感兴趣，而且我们能够接触到旧约和新约中的那些事件。

因此，历史很重要，因为我们宣称并承认上帝在历史上已经通过救赎他的子民而显现，我们现在在旧约和新约中找到了证据。现在，当问到我们如何进行新约神学时，一个问题是：这门课程将会是什么样子？它将如何设置？我们如何涵盖这些材料？过去，新约神学的组织方式有很多种。我的目的不是要概述所有这些，而只是给你一个样本，为我们将要做的事情提供背景。

首先，一种可能性是使用系统神学的范畴。我们之前谈到了系统神学，以及它如何利用教会认为重要的范畴，并围绕这些范畴组织其神学和思想，例如上帝、三位一体、耶稣基督、圣灵、人类学、罪、圣灵论、这些类型的教会等等，圣经，并围绕这些组织新约神学。已经有很多尝试这样做。

我想到了唐纳德·格思里的《旧新约神学》，这是莱昂·莫里斯几年前写的一本短篇著作，主要或多或少地采用了传统的系统神学，即你可以在系统神学文本或博士陈述中找到的那种类别，并围绕这些来安排新约的教义。

组织神学的另一种可能性或方法是研究整个新约圣经中的个别作者，并询问这些作者及其著作的神学重点是什么。例如，我认为我们之前提到的乔治·埃尔登·拉德的神学，基本上，虽然他再次看到了一个主导主题，即救赎历史或上帝的王国，但他的神学是根据福音书和对观福音书，然后是约翰福音、使徒行传、保罗书信等来安排的。或者弗兰克·蒂尔曼最近由 Zondervan 创作的作品，也根据个别书卷来安排，从马太福音一直到启示录，只是询问在不同的新约书中出现了哪些主导神学主题、圣经神学主题。

我还想到了 I. Howard Marshall 的一部非常重要和意义重大的作品，在他的《新约神学》中，他同样围绕新约的个别作者安排材料，但也始终将这些作者相互联系起来。因此，他不断研究个别书籍和作者，然后不断回溯并将所有内容联系起来，这样在最后，你就会知道所有书籍是如何相互关联的，以及所有内容是如何组合在一起的。托马斯·施莱纳最近出版的一本名为《国王和他的美人》的书是一部关于旧约和新约的圣经神学，但它所做的只是处理每一本书。

或者有些地方他把其中几个结合起来，特别是在旧约中，但他提出了一个问题：新约或旧约书中出现了哪些主要的神学主题？它们对我们理解圣经神学有什么贡献？所以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追踪某些思想或主题，甚至是单个主题，因为它们在新约中得到了发展。托马斯·施莱纳的新约神学就是一个例子，他在其中选取了一些主要的神学主题并对其进行了发展。

因此，它不是处理每本新约书，而是从主题开始，然后收集新约中的圣经材料，包括它们对这些主题的贡献以及它们对这些主题的看法。或者斯科特·哈夫曼和保罗·豪斯最近出版的一本关于圣经神学中心主题的书，它涉及许多主要主题，如契约、教会、法律或救赎历史，并再次提出赎罪问题，并提出这些主题如何在旧约和新约中发展的问题。此外，美国三一福音神学院的唐·卡森现在正在编辑一个系列，新出版的《圣经神学研究》中，我想这是该系列的名称，它涉及与教会、救赎、财富和贫穷相关的各种不同主题，以及各种不同的圣经神学主题，并发展出一种圣经神学，每个主题都有一本书。

因此，研究新约神学的一种非常流行的方法是，选取一个主题或主要的圣经神学主题，并在新约或旧约和新约中追溯它们。

第四种方法是从旧约和新约中发展的主要焦点或主要主题中追溯故事情节，从承诺到实现。查尔斯·斯考比最近出版的一本名为《我们上帝的方式》的书基本上就是这样写的。

它选取了主要主题，但它询问了这些主题如何相互关联，几乎是在审视一个故事及其发展。斯考比的作品实际上也可以归于第三种类型，即追溯某些思想或主题在旧约和新约中的发展，但它也可以归于第四种类型，即审视所有这些主题以及它们如何相互关联，如何构成一个从旧约到新约的故事或叙述。这种方法的最好例子可能是格雷戈里·比尔的作品，他最近的著作《新约圣经神学》达到了高潮，该书探讨了旧约如何在新约中发展和实现。

这种方法的背后是有意考察或假设旧约和新约在承诺和实现方面如何结合在一起。那么这些旧约主题是如何从《创世纪》开始出现的，它们是如何在整个旧约中发展，最后，它们如何在耶稣基督身上找到高潮，然后以《启示录》结束，它们如何在新创造中找到最终的高潮。所以这是四种不同的方法。

它们并不全是排他性的。它们之间可能会有重叠。同样，其中一些很容易被归入一个或多个类别，但同样，有时你会发现使用系统神学传统类别的作品。

但更常见的是，你会发现他们研究个别作者或书籍及其主要的神学主题和重点。通常，你会发现新约神学追溯某些主题，或者一个主题或主要主题，然后这些主题如何在新约中发展，或者从旧约发展到新约。

最后，你可能会发现新约神学追溯了一个故事情节，这个故事情节来自旧约和新约中出现的主要主题，以及它们如何在承诺和实现的计划中，在耶稣基督身上找到实现。

现在，我认为所有这些方法可能都是有效的，我在这里并不是要争论其中一种方法比另一种方法更重要或更有效。但就本课程而言，我将采取的方法是，我将研究我认为贯穿旧约和新约的主要主题，看看它们是如何成为救赎故事情节的一部分，并在耶稣基督身上实现的。也就是说，我将根据我自己对旧约和新约的研究进行研究，同时也看看其他新约神学已经确定的主导主题，以这些主题为出发点，研究它们如何在旧约中出现和发展，以及它们如何在新约中找到实现，以及它们如何在基督的实现下在新约中得到发展。

因此，看看这些主题在旧约中是如何发展的。希望我们能够关注个别作者和不同的文学作品，以及他们对这些主题的贡献，以及他们如何发展这些主题。这就是我们研究新约神学的方式。

如果我要定义新约神学，我不知道我是否想尝试定义它，但如果我要提出一个描述，我可能会这样说。新约神学是研究上帝为他的子民和所有创造物进行的救赎活动，它贯穿了旧约和新约，并在耶稣基督身上达到了高潮。让我再说一遍。

定义或描述新约神学的一种方式，我发现与许多研究新约神学的方法一致，即新约神学是研究上帝为他的子民和所有造物进行的救赎活动，这种救赎活动贯穿旧约和新约，并在耶稣基督身上达到高潮。因此，这还包括理解该神学如何在某些新约文献和某些新约作者中得到语境化。它还阐明了不同的特定书籍如何融入新约更广泛的神学统一性中。

我们需要记住的新约神学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霍华德·马歇尔在他关于新约神学的重要著作中提醒我们，新约神学也是宣教神学。也就是说，新约神学既是关于马歇尔认为的耶稣的使命，也是关于耶稣建立上帝王国并呼吁人们响应的使命，也是关于他的追随者宣告耶稣基督的主权并呼吁人们以信仰、完全服从和委身于耶稣基督的使命。因此，新约神学塑造了教会的持续使命。

换句话说，新约神学主要不是或至少不仅仅是一门学术学科。它不是大学或神学院的专属学科，而是一门应该在教会背景下进行的学科。因此，问题是，进行圣经神学研究的适当背景是什么？归根结底，它是教会的生活。

因此，新约神学最终是宣教性的。它是关于耶稣建立王国、号召人们响应的使命的神学。它也是与他的追随者的使命有关的神学，这些追随者宣告耶稣基督是主，号召人们以信仰响应，完全委身并服从耶稣基督。

因此，如果神学没有达到这一点，那么它很可能就不是新约神学，至少从我们在新约中发现的内容来看不是。现在，我们再问几个与新约神学有关的问题。首先，我们如何解决阅读新约时的问题？基本上，我们似乎正在做的是从新约中提取一种神学，这种神学看起来与我们在任何特定的新约文本中发现的神学都不一样。

换句话说，归根结底，我们拥有的是一种结构，一种我们称之为新约神学的教导，但我们实际上并没有在任何一部新约文献中找到它。相反，我们拥有的是一种综合，或者说是我们在很多地方发现的东西的拼凑。因此，对新约神学的一个可能的批评是，我们是否有可能用一种据说是新约文本背后的神学来取代新约文本的实际教导？不过，现在我要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我们面前有一部由旧约和新约组成的圣经正典，这一事实几乎要求我们这样做。这几乎要求我们试图问一问，是什么将这些正典统一起来。什么有助于将它们联系在一起？是否有一个总体统一体将圣经正典联系在一起？此外，这部正典揭示了一种神学，实际上可以指导不同的作者。它帮助我们了解神学如何具有文本特定的应用。

也就是说，新约神学帮助我们回顾文本，看看它如何融入我们在新约圣经中发现的整体统一性或整体故事。所以，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我们研究新约神学不只是为了构建某种东西来取代新约的教导。相反，我们发现它是一种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回顾它，回到新约，帮助我们看到它的贡献和地位，以及作者写作背后的假设，帮助我们更清楚地理解这一点。

另一个问题是新约是否主要是描述性的。在神学运动的早期，我对研究圣经神学或新约神学的历史不感兴趣。其他人已经这样做了，你可以读到相关内容。但很早以前，当圣经神学开始成为一门学科时，有人认为圣经神学仅仅是描述性的。

也就是说，它只是描述了圣经作者的信仰。它只是用来描述个别作者的思维过程或宗教信仰。当然，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

正如我们所见，圣经神学主要（或希望）源自《新约》本身。希望《新约》和《新约》文本的注释能够控制类别并控制我们进行圣经神学的方式。但另一方面，我想告诉你，新约神学不仅是描述性的，而且正如神学家所说，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规范性的，因为我们承认新约神学是上帝代表他的子民进行救赎的故事，而旧约和新约的文献以上帝对他的子民的权威启示的形式证明了这一工作。

因此，正是在圣经本身的故事情节中，我们遇到了上帝，他策划了这个故事，并呼唤我们，正如霍华德·马歇尔所说，新约神学也是宣教神学。我们发现，在新约神学中，我们面对的是历史之神，他代表他的子民行事，他以耶稣基督的身份启示自己，他呼唤我们服从，他呼唤我们在整个创造界中宣告耶稣基督的主权，他要求我们完全委身和服从。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约神学不仅是描述性的，虽然它是描述性的，但我们也可以说新约神学是规范性的。

作为对圣经神学，或者更具体地说是新约神学的介绍，我想说的最后一件事是，理解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已经提到过一点，以后还会多次提到。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处理圣经神学主题的方式与它们在新约中得到实现和发展有关，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这一点已经得到发展，对那些研究过圣经神学的人来说很重要，但圣经神学需要被理解为通常被称为承诺和实现的框架的一部分，或者已经但尚未实现，或者现在和尚未实现，或者真实与尚未实现之间的末世张力。也就是说，当你仔细阅读新约并结合旧约时，你会发现上帝在旧约中的应许是在紧张的气氛中实现的，学者们经常将这种紧张气氛描述为“已经但尚未实现”，还有其他常用术语，但其基本思想是，随着耶稣基督的到来，首先是耶稣基督本人，然后是他的教会、新人和他组建的新社区，上帝应许的实现找到了最初的已实现。

也就是说，基督在历史中、在他自己身上、在他伟大的行为和历史事迹中，以及在他所召集的人们身上实现了旧约的应许。但这种应许并非详尽无遗，而只是预示和准备最终的应许，即人们在新创造和末世论的圆满中发现的应许，例如，在《启示录》中，特别是后面几章和其他地方。例如，如果这对你来说是一个新概念，你可以在耶稣关于上帝王国的教导中找到最清晰的答案，这就是这种“已然但尚未”、“现在但尚未”或“应许已开始但圆满尚未到来”的思想开始于耶稣关于上帝王国的教导。

当人们阅读福音书时，会发现耶稣教导人们，在他的身上，在他的教导中，在他的事工中，旧约中承诺的上帝之国。有一天，上帝会通过弥赛亚人物，大卫之子，建立他的王国，统治万物；耶稣似乎声称这现在已成为现实。在耶稣身上，通过回应耶稣的信息和他本人，人们已经可以进入上帝的王国。

一个人可能已经是这个王国的一部分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王国已经存在了。耶稣可以说，如果我靠别西卜的名赶鬼，那么你靠谁的力量赶鬼呢？马太福音第 12 章。

但耶稣却说，如果我靠着圣灵的能力赶鬼，那么神的国就临到你们了。所以显然，神的国已经存在于耶稣基督的事工和身上。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发现耶稣清楚地教导说，神的国还没有到来。

这似乎是未来的现实。这似乎是尚未实现和完成的事情。因此，一种选择是说，好吧，这些都是相互冲突或矛盾的叙述。

但更好的选择是，新约不是这样发展的。事实上，整个新约都是根据这种张力构建的：旧约中上帝的承诺首先在耶稣基督身上实现，并在已经形成的初始形式中实现。其次，在

他周围聚集的追随者群体和他建立的教会中实现。

但这只预示着更大的成就，更大的现实，即上帝将在未来的新创造中以圆满和完美的形式实现他的诺言。因此，当我们研究这些不同的主题时，当我们研究不同的圣经神学主题，特别是新约主题时，甚至当我们研究它们在旧约和新约中的出现和发展时，我们将研究它们，并且必须牢记这种张力：这些已经在耶稣身上实现，而他创造的人们期待着未来更大的圆满成就。因此，我们打算在本课程的其余部分主要从主要主题的角度来研究新约，我认为这些主题是从研究新约和旧约并结合旧约的实现而得出的。

研究其他新约神学以及他们所观察到和强调的主题将构成本课程的基础。这将构成我们要研究的主要主题。当然，我们不可能详尽无遗地研究所有可能的主题，但我选择了我认为是主要的主题，这些主题是研究新约时结合旧约背景和其他新约神学得出的。

我们将从两个方面来探讨这些主题：它们如何从旧约中出现，它们如何在旧约中发展，它们如何在耶稣基督及其追随者身上实现高潮，最终实现新创造。同时，我们将探讨这些主题之间的相互关系，试图将它们整合成一个持续的故事，成为上帝救赎性启示自己、救赎性实现他在旧约和新约中的承诺的情节或故事线的一部分。现在，为了准备研究新约神学，正如我所说，我认为应该从整个圣经神学开始。

也就是说，通过回顾旧约本身，并注意这些主题是如何在旧约中出现的，以及它们在某种意义上是如何在旧约中发展的。虽然我们无法花太多时间讨论这个问题，而你们中那些研究新约的人可能会发现这是这些讲座中最不令人满意的部分。但同样，我们的重点主要放在新约上。

但是，如果不看《旧约》，不看这些主题是如何出现和发展的，我们就无法做到这一点。所以，我想在接下来的几节中，我们将从现在开始，在下一节或两节中，看看《旧约》，我认为这是圣经神学的开端和起点。这就是《创世纪》的前几章。

再次重申，我的目的不是对这段经文进行阐释，回答我们所有的问题，或详细研究它，而只是考虑如何将《创世记》的前两三章作为研究圣经神学，甚至是新约神学的起点，以及我们将要研究的这些主题中的至少大部分是如何从前三章开始出现并开始发展的。所以，你会注意到《创世记》1-1 以开头。所以也许我们可以把这不仅是圣经及其故事的起点，而且是圣经神学的起点。

因此，再说一遍，《创世纪》1-3 章是《圣经》故事情节的开端，可能介绍了我们将在《圣经》其他部分发现的主要圣经神学主题，这些主题在《旧约》中得到发展，但同样，在《新约》中达到高潮并实现。虽然我们也会讨论其他主题。再一次，让我重申一下我不会在《创世纪》中做的事情。我们不会谈论地球的年龄或创造-进化之争。

这不是对《创世纪》1-3 章中旧约文本的详细解释。我们不会问关于字面程度或隐喻程度的问题，也不会问关于字面和比喻日子之间的争论。我们不会问邪恶的起源问题，也不会问其他一系列非常重要和有意义的问题，这些问题我们要么没有时间，要么没有能力处理，要么与我们对圣经神学（尤其是新约神学）的理解不太相关。

那么，让我先从《创世纪》第 1-3 章开始，重点介绍几个特点，希望这些特点能为理解《新约》中占主导地位的圣经神学主题以及我认为自然而然地从第 1-3 章中浮现出来的主题铺平道路。《创世纪》第 1-3 章以上帝作为万物的至高创造者开始，表明万物的存在归功于上帝，上帝只需用他强有力的话语就能创造万物。再次重申，我不会详细讨论进化论的创造之争，也不会讨论这些日子是否是真实的日子，或者其他什么，因为我认为第 1 章的主要重点和焦点是，作为万物的至高创造者，上帝只需用话语就能创造万物。

顺便说一句，如果你从原作者、准备好的原读者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以色列人准备进入那片土地，根据他们迄今为止所经历的一切，他们想知道上帝是否真的会信守诺言，上帝是否真的会把那片土地赐给他们。答案就在创世记的前几章里。是的，上帝能信守诺言，因为上帝说话了，事情就发生了。

上帝只需说一句话，万物就会出现。上帝说了什么就实现了什么。所以，上帝会信守诺言。

如果上帝一言以蔽之，如果上帝用他强有力的话语创造了万物，那么上帝当然会信守对他子民的承诺，尤其是赐予他们土地的承诺，而这正是我们在创世记第 1 章中看到的上帝创造的。因此，在创世记第 1 章中，创造在六天内出现，无论你认为这是字面意思还是比喻，都是对上帝创造话语的回应。再说一次，我不想思考这与科学有何关系，尽管我认为科学和这里的创造记载并不矛盾。只是我认为创世记第 1 至 3 章并没有回答我们经常遇到的所有问题。相反，重点在于上帝是万物的至高无上的创造者，他只是一言以蔽之，创造了世界。

另外，我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创世记 1 章以神说话开始，然后万物就存在了。当你翻到圣经的最后，启示录 21 章 5 节，这是启示录中神第二次真正说话的地方，第二次他真正说话的地方，我们发现了这句话。那坐在宝座上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

所以，圣经以创世记 1 章中的上帝开始和结束，上帝用他强有力的话语创造了世界。然后，在启示录 21 章第 5 节中，上帝用他强有力的话语创造了新的世界。所以，正如我们将在下一节中看到的那样，我认为创世记 1 章开始展现出贯穿旧约的、在新约中达到高潮的主导圣经神学主题。

但它始于上帝，他是万物的至高无上的创造者，万物的存在都归功于一位全能的上帝，他用言语创造了万物。

这是戴夫·马修森博士的新约神学课程。这是第一节，介绍。